



WORLD OF WARCRRAFT

魔兽世界

[美] 威廉·金 — 著 灰宝 范迪 — 译

伊利丹

William King

ILLIDAN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美〕威廉·金 — 著 灰宝 范迪 — 译

伊利丹

William King

ILLIDA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魔兽世界·伊利丹 / (美) 威廉·金著; 灰宝, 范迪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6.8

书名原文: World of Warcraft: Illidan

ISBN 978-7-5699-0992-0

I. ①魔… II. ①威… ②灰… ③范…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1365 号

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4908

William King

WORLD OF WARCRAFT: ILLIDAN

魔兽世界：伊利丹

作者 | [美] 威廉·金

译者 | 灰宝 范迪

出版人 | 杨红卫

统筹监制 | 王水

策划编辑 | 黄思远

责任编辑 | 王水 黄思远

封面设计 | 程慧

封面绘图 | Clint Langley

责任印制 | 刘银 范玉洁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64267397

印刷 |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10-8026119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本 | 787×1092mm 1/16

印张 | 21

字数 | 240 千字

版次 |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699-0992-0

定价 |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幕

陨落前六年

远古的黑暗吞噬了伊利丹，尽管他的眼眶中空空荡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他看清周遭的一切。他曾经是一名巫术师，一位非常伟大的法师。他的幽灵视觉使他对牢笼中的每一寸都了如指掌，远胜凡眼肉胎。

哪怕不使用幽灵视觉他也能在这间牢房内畅行无阻。地上的每一块石板，环绕在身边的每一道禁锢法术，通过视觉和触觉，他都能如数家珍。他知道传来九下脚步声的回响后，自己就能横穿整个房间。他能感受到房间内充斥着流动的魔法，一道接一道的咒语，一个又一个的法术。这些让他备受煎熬的力量，其目的只有一个：确保他在这里永不见天日，被人忘却，得不到任何宽恕。

那些囚禁他的人，都想让这间牢笼成为他最终的归宿。数千年过去了，他们似乎已将他遗忘。他们本应该终结他的生命，死刑其实是一种更加仁慈的惩罚，然而他们假借仁义之名，决定让他继续苟活于世。这只不过是让关押他的人——比如他的兄长玛法里奥·怒风，以及他深爱的女人

泰兰德·语风——少一些愧疚罢了。

数百年的时间里，除了看守他的狱卒——被称作守望者的群体偶尔会与他交谈外，伊利丹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其他活物的声音。他已经学会了憎恨她们，其中他最为痛恨的是这些人的首领，典狱长玛维·影歌。她比其他人巡视伊利丹的次数更多，即使防备万全，她仍旧害怕他会逃脱。曾几何时，她甚至想要他的命，而如今，她毕生的任务就是确保伊利丹封禁于此，被其他所有人遗忘。

那是什么？从封印的咒语中传来一丝轻微的震颤？

不可能。在这里根本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房间里的咒语会治愈他自残带来的任何伤痛。哪怕不吃不喝，魔法也能维持他的生命。这些大师级的法术，施展得如此彻底，烙印如此深刻，只有那些将他活埋于此的人才能解开。当然这绝无可能，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害怕让伊利丹重获自由了，这毋庸置疑。

几百年来，伊利丹都在思考，究竟要怎样“报答”那些囚禁他的人。现在他所拥有的，只剩下了时间。过去所有那些自由的年华，与被囚禁的无边黑暗相比，真是相形见绌。要是换成别的什么人，肯定早就疯了。

也许他已经疯了。他不知道自被囚禁算起已经过去了几千年。这才是最糟糕的。他已经深陷在迷茫之中，在黑暗里虚度，被困于方寸之间，朝任何一个方向走，最多只能迈九步而已。他曾经在艾泽拉斯无尽的荒野中猎杀恶魔，而如今却身受桎梏，困于这牢笼之中——一个他甚至都不会用来囚禁野兽的地方。

然而他被自己的族人关进监牢，恰恰是因为他试图对抗他们共同的敌人。他渗透进军团，那是他族人的——不，是他整个世界的——不共戴天

之死敌，他竭尽全力希望能够消除恶魔侵略者们带来的伤害。

他因此受到嘉奖了吗？没有！他被活生生地“埋葬”于此。他的族人将他看成一个叛徒，一个背叛者。他们曾经视他为英雄，然而时过境迁，没有人会再这么想。如果他还没有被彻底遗忘，他的名字也只不过会成为一个诅咒。

那是武器碰撞的声音吗？他将这个想法抛在脑后，不愿在心中燃起希望的火花。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想让他重获自由。当他想要在海加尔山重塑永恒之井这一暗夜精灵古老的魔法源泉时，他的家人和朋友都选择站到他的对立面。如果真有谁想要让他逃出生天的话，或许只有恶魔。他的狱卒宁可杀了他，也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只要魔法牢笼存在一天，他就无法逃出他们的掌心。

然而，流淌在他周围的魔法再次传来另一阵震颤。长久以来，这些交织的禁锢法术正在慢慢减弱。他将双手举至面前，活动一下手指，然后去触碰那些魔法。上万年以来，他第一次得到了魔法的回应，涟漪一般的波动是那么脆弱，让他以为那是自己的想象。随即，伊利丹召唤起他的双刃——埃辛诺斯战刃。平日里，这对双刃作为战利品，被得意洋洋地搭在牢房外的武器架上，作为对他的羞辱。但此刻，来自远古的灵魂连接重新将这对强大的双刃送至他的手中，力量充盈，刀锋上闪烁着神秘的符文。

他心跳加快，口干舌燥，毕竟这是一次重获自由的机会。他攥紧这对猎杀过无数恶魔的双刃，如今他要用它们去屠灭精灵。曾经的他可能会对杀戮同族感到愧疚，而现在却乐此不疲。

他身上的魔法镣铐再一次闪烁起来，战斗的声音越来越近。或许是被溅出的鲜血所亵渎，抑或是被战斗中咒语打破，一些禁锢着他的法术开始

渐渐失效。能量疯狂地从磨损的镣铐涌入伊利丹的躯体，他的心脏在怦怦狂跳、身体内有刺痛传来，感觉自己好像要迸发出火焰。经过如此漫长的禁绝，他体内力量的涌动几乎要横扫一切。

他察觉牢房门外出现了一抹身影，便立即做好了攻击的准备。这时一个声音响起，一个他在被囚禁前最渴望听到的声音。

“伊利丹，是你吗？”泰兰德·语风问道。

他所有的复仇计划在此刻瞬间烟消云散，就好像这旷日持久的囚禁从未发生过一般。他被心中的这种感觉震惊了，他曾以为对任何事、任何人都已经绝情——特别是对她！

他的嗓音因为长时间的沉默变得沙哑，“泰兰德……真的是你！在黑暗中度过这段令人发狂的漫长岁月后，你的声音还是如同皎洁的月光般照进我心中。”

他咒骂着自己的软弱。他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能有重获自由的一天，更不会想到此时此刻会说出这种话。他的心中涌起千言万语，希望在胸中重燃。或许她已经意识到曾经犯下的错误，或许她是来解救他的，是来宽恕他的。

“燃烧军团回来了，伊利丹，你的族人再一次需要你。”

他紧紧握住手中的武器。“我的族人需要我？我的族人让我在这永恒的黑暗中腐烂！”震怒让他提高了音量，转而又陷入沉默。他一直坚信，恶魔肯定会再度来袭，而且他的族人会渴望他的帮助。此刻，怒火已经在他全身流淌，所过之处无不留下了巨大的虚空，等待无尽的力量去填补。

毫无疑问——束缚他的咒语的确在削弱。泰兰德用她的行动，还有逐渐松动的意志，帮他解开了咒语。

他将积压已久的怒气和沮丧都注入一个尚未解开的强力咒语中，瞬间就动摇了魔法链条，就在那一刹那，魔法所缔结的锁链断裂了。流淌的能量侵蚀了他周身的屏障，起初很慢，随即就变得不可收拾，彻底打破了禁锢的咒语。紧接着，他就抬手把监牢的铁窗和石墙击得粉碎。

泰兰德站在原地，美丽如昨，静静看着伊利丹。岁月没有在她身上留下丝毫的痕迹，她依旧身材高挑，淡淡的紫罗兰色的肌肤和蓝色的秀发，端庄如一名神殿祭司，可爱似诺达希尔的一缕月光。她的身体沾染了鲜血的味道，并散发着魔法的力量。她肯定目睹了他的愤怒，所以背过身去，无法面对他的凝视。经过了漫长的分别之后，看到的却是她此刻的退缩，这比任何事情都要更深地刺痛着伊利丹的心。

“因为曾那么在乎你，所以我会为你铲除那些恶魔，击败军团，泰兰德，”他齜着牙咆哮道，“但我绝不亏欠我的族人任何东西！”

此刻，她迎上了他的凝视，脸上的表情开始变得难以言状。希望，恐惧，这是遗憾和悔恨吗？他不知道，他在心中咒骂自己，为何要如此在意她心里的想法？不论她有何种感受，对他都没有任何意义！毫无意义了！

泰兰德打破了短暂的沉默，“那我们赶快从地牢里出去吧！恶魔正在不断吞噬我们的家园，快没有时间了！”

虚度如此漫长的万年光阴后，迎接他的没有一句道歉，没有一丝悔恨，仅仅只是这样的一句话。她曾是他被囚禁到这片死地的帮凶，如今却需要他的帮助。最糟的是，他依旧甘愿为她卖命。

* * *

监牢外的尸体已是四处横陈，很显然这里发生过激烈的战斗，这是泰兰德为了营救他而杀出的血路。她肯定是在极度绝望下才不得已这么做的。看着脚下丛林守护者的尸体，他意识到如果不是燃烧军团再临，她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燃烧军团会毁灭整个世界，就像军队毁灭城市一样。

“你杀了他？”伊利丹指着卡力非克司的尸体问。

“是的，”泰兰德回答，“这个丛林守护者是绝不会任你逃脱的。”

伊利丹大笑道：“玛维肯定会非常生气，这是她最得力的看守之一。”

泰兰德的脸上扬起一阵绯红，“这一点儿也不好笑。”她回答道。

“被你们投进监狱后的这几千年来，我可一直没什么开心的事情。如果我的幽默感表现得不太恰当，请见谅。”

“一万年。”她说道。

“什么？”

“你已经被关了一万多年。”

笑容在他的脸上凝固了，她的话语重如千钧，重重地压在彼此身上。

“都这么久了，”他语气轻柔，目光扫过监牢那远古的拱顶，追寻着那些禁锢他的魔法的痕迹，然后他加大步伐，大步离开，决心永不再返。

“你究竟为什么要释放我？”他问道，心中依旧希望她可以对曾经的所作所为表现出零星的悔意。

“我说了，燃烧军团回来了，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他们，没有人比你斩杀过更多的恶魔。”

“你确定不怕我临阵倒戈？别忘了，我可是所谓的‘背叛者’。”

“你曾经是背叛者，但最后你还是选择了正义的一方。”

他用一只满是刺青的手臂在周围比划了一下，“看看我得到了什么。”

“如同我们的很多族人一样，你的下场本应该是死亡。”

“我们的族人，你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说我们的族人。可他们不是我们的族人，他们是你们的族人，你们的人民。”

“你就这么恨我们？”

“是的，”他从嘴唇间挤出一声讥讽，“不过你们很幸运，我更加痛恨恶魔。”

她点了点头，似乎他所说的正是她希望听到的。伊利丹心中升起一丝疑惑，似乎精灵们并不是因为假仁假义才囚禁他，而是因为她知道，总有一天他还能派上用场。他就像封存在武器库的一件利器。

在道路的前方他感到一股庞大而又熟悉的力量，是他的哥哥。可能他知道，无论泰兰德身在何处，她的爱人玛法里奥都会伴她左右。伊利丹紧绷全身，准备应付一触即发的战斗。

泰兰德也觉察到了这场即将来临的战斗，随即快速向前几步，却被玛法里奥·怒风，这位大德鲁伊强大的气场拦下了。伊利丹的兄长身形伟岸，两支鹿角从头中凸起，当看到伊利丹被释放的时候，他英气逼人的面庞显得神情沮丧，很明显，这位大德鲁伊并不是来帮助泰兰德的。

玛法里奥的两侧是四名德鲁伊，每一位都已经进入了熊形态。他们紧握利爪，朝着伊利丹咆哮。他们被派遣到此，以阻止伊利丹逃脱，并且他们看起来铁了心要完成这项任务。

泰兰德唤道：“玛尔！”

伊利丹尽力克制着自己的怒火。面前是他的兄长，那个曾经给他定罪的人。兄弟相见，话语并不投机。“那可是永恒的监牢啊，哥哥，一辈子被囚禁在永恒的黑暗之中！”

玛法里奥直面伊利丹的怒视，“这是你作恶多端的代价，你罪有应得。”

真是虚伪透顶，什么样的兄长会把自己的手足打入牢笼长达万年之久？“你又算是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来审判我？难道你不记得了，我们曾并肩与恶魔作战！”

二人间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空气亦为之凝固，他们已经做好了搏杀的准备，准备置对方于死地。

泰兰德大喊说：“你们两个，都够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她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玛法里奥身上。“亲爱的，有了伊利丹的帮助，我们会再次击败那些恶魔，拯救这片我们深爱的土地。”

玛法里奥摇了摇头，“可你考虑过代价吗，泰兰德？这个背叛者的援助会让我们最终死无葬身之地。我可不想看到这样的结局。”

伊利丹的表情一如既往的冷峻，显然，他的兄长仍认为他就是一个恶魔，一个燃烧军团的傀儡。他想要拆穿他，告诉世人所有的恶魔都不及他可怕。

“你尽管畏缩软弱，尽管犹豫不决吧，哥哥，但是不要过来碍事，”伊利丹开口说，“我有事情要做，而且时间已经不多了。”

伊利丹已经逐步恢复了他的力量，突然，他爆发出一股能量，将那些曾围绕禁锢他的法术逼退进了石墙中。他走过几位变身的德鲁伊，迈出牢笼。他心中非常清楚，这一切之后，他将再次被冠以“背叛者”的罪名，而这次，他将名副其实。

但是，他不会再被囚禁了。

第一章

陨落前四年

影月谷的上空被层层阴云笼罩，暗无天日。陨石喷发出绿色的火光，撕破密布的乌云。黑暗神殿的围墙上，装饰有张牙舞爪图案的恶魔投石车，正在撒播着死亡之雨，大地也为之颤抖。一时间，凯尔萨斯·逐日者王子的血精灵部队尸横遍野，鲜血将外域的土地染成一片殷红。尽管损失惨重，血精灵们依旧义无反顾地前赴后继，势必要拿下玛瑟里顿的这座要塞，击败这位外域之王，燃烧军团在这个破碎世界的代言人。

伊利丹驻足片刻，开始仔细观察黑暗神殿。对外行来说，它的防守或许固若金汤，但伊利丹可以发现被人忽视的部分。对于这样长的城墙来说，这里哨兵的数量实在少得可怜，防御法术开始渐渐瓦解，城门上的金属门闩也已锈迹斑斑，布满了铜绿。守卫们反应迟钝，似乎不能相信会遭到一支远比自己弱小的部队攻击。或许，他们还寄希望于恶魔盟军会来解围。如果是这样，他们的如意算盘就要落空了。伊利丹和他的随从们已经在炙热的外域花费了一整天的时间封印了所有召唤恶魔的传送门，因此再也不

会有恶魔前来支援了。

伊利丹扫了凯尔萨斯王子一眼，“玛瑟里顿这些年来变强了不少，但他已经很久没有什么敌手可以与之一战，所以才变得颓废不堪而且骄傲自满。无论是头脑还是意志，这种哗众取宠的小丑都无法与我们匹敌。”

这位身材修长、皮肤白皙的血精灵王子抬起头，望着伊利丹，眼中闪烁着对战斗的热切期望，“这将是一场光荣的战斗，大人。尽管玛瑟里顿的军队数量远超我们，但您的士兵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其实，伊利丹本不想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拿下黑暗神殿，但是他必须这么做。他必须尽快拿下这里，进而掌控整个外域，以应对恶魔领主基尔加丹的报复。基尔加丹曾在伊利丹加入燃烧军团后指派给他一项任务，去摧毁冰封王座并消灭这个不受控制的奴仆。但是伊利丹失败了，然而欺诈者从不容忍失败。除了切断燃烧军团的增援外，伊利丹相信关闭恶魔传送门能防止基尔加丹察觉到自己的所在。打下黑暗神殿这座堡垒，可以使他获得一个更加强大的基地，从而永远地关闭传送门。

一位精灵法师抬手将一道奥术之箭刺向城墙。无论城墙维护得好坏，起码防护力量还足以保护投石车不被射中。紧接着，一个火球划出一道弧线，砸向了那位暴露位置的法师，在血红的土地上爆炸开花。此刻，一队凯尔萨斯的士兵正朝着城墙下的隐蔽处疾驰而去。

感知到了神殿中的恶魔，伊利丹握紧了双拳。在外域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感觉恶魔魔法的诱惑比以往要更加强烈，特别是在他吸取了古尔丹之颅的力量后。那件神器中涌动的恶魔能量已经让他发生了变异，不仅使他的力量大为增强，甚至还改变了他的外形，他花费数月的时间才适应了这种变化。伊利丹折起他新长出来的恶魔之翼，不禁让凯尔萨斯向他投去

关切的目光。接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在来到这个关口前，伊利丹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又奇怪的道路。他被泰兰德释放，见证了燃烧军团在他的家乡艾泽拉斯的覆灭。他曾与恶魔订下契约，又来到外域逃避敌人的追捕——无论是暗夜精灵或是恶魔，都在追捕他。他曾经被他的老对头玛维再次俘获，旋即又被凯尔萨斯王子和娜迦首领瓦斯琪女士解救。年轻的血精灵王子向他宣誓效忠，因为他许诺将帮助这些嗜魔成瘾的血精灵们满足对魔法的渴望。如今，伊利丹又在策划着如何推翻这个以燃烧军团的名义统治外域的深渊领主。

凯尔萨斯盯着伊利丹，期望听到对他忠诚的褒奖。伊利丹说道：“我为你族人的热忱感到高兴，年轻的凯尔。他们的精神和力量都在这严酷的荒野得到了磨砺。或许单单靠他们的勇气就已经足够——”

“伊利丹大人，有新的访客想要见您。”瓦斯琪女士的声音打断了伊利丹。她蛇行着进入了伊利丹的视线，身上的肌肉随着她的移动而鼓胀搏动，接着她盘起了下半身。她的脸异常美丽，与暗夜精灵并无二致，却和她可怖的蛇形躯体相比则显得异常古怪。

伊利丹朝瓦斯琪女士所说的方向望去，一帮奇形怪状的家伙走进他的视野，伊利丹立刻认出了这些访客。他们是破碎者，曾是居住在德拉诺世界的德莱尼人，后来德拉诺分崩离析成为现在的外域，他们被腐化成为现在的模样。他们也成了伊利丹的联军，为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玛瑟里顿而走到一起。

破碎者们是一群粗笨的怪物，巨大的手中拿着原始简陋的武器。伊利丹神秘的感知能力发觉有更多的破碎者在他们的周围，若不是他拥有幽灵视觉，这些破碎者们强大的法术可以完美地隐藏自己。

其中一个破碎者，比其他的更加魁梧和扭曲，迈着双蹄蹒跚地走出来，“我们几代人一直在与兽人和他们邪恶的主子战斗，”他的声音仿佛闷在胸腔内般刺耳，似乎每次说话都会让自己疼痛不已，“现在，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我们会一劳永逸地终结他们的诅咒，我们全都听命于你，伊利丹大人。”

这是阿卡玛，破碎者们的首领。他看起来就不像什么善茬，獠牙从他的下颚突出，触须在脸下来回蠕动。

“来得正是时候，”伊利丹说，“必须解决城墙上的那些机器，还要攻破神殿的城门。”

阿卡玛点了点头，作出进攻的手势。一大群近乎隐形的破碎者穿过开阔地蜂拥上前，攀爬上黑暗神殿的城墙。一小队血精灵和娜迦在这座巨大的堡垒下，顶着邪能武器划出的一道道火焰寻找掩护。伊利丹、凯尔萨斯和瓦斯琪女士也加入了这队人马，与阿卡玛和他的卫队一起向前冲去。

再一次，这个所谓的外域之王把他的自负展现得一览无余。一座防守完备的要塞，肯定会有盛放沸油或火药的大桶来对付攻城者，然而这些守卫却毫无准备。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伊利丹的部队已经离城墙很近了，他甚至可以听到魔法引擎的嗡嗡声，就是这些装置为城墙上的邪能武器提供了动力。

突然，从城墙内传来了战斗的声音，紧接着，黑暗神殿的巨门晃动着被打开了，阿卡玛和他的保镖快马加鞭地加入战斗。

爆炸声从耳边响起，破碎者摧毁了所有魔法引擎，那些战争机器纷纷哑火。娜迦和血精灵的主力部队再次向城门发起冲锋。

阿卡玛回过身来，狰狞的脸上透着得意洋洋的神情。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了太久。伊利丹微笑着说：“正如我向你们许诺的，你的族人将会

尽情享受复仇的快乐，阿卡玛。今夜过后，我们将一醉方休。瓦斯琪、凯尔，下达最后的进攻命令，是时候发泄你们的愤怒了！”

通过敞开的城门，伊利丹看到一个开阔的庭院，庭院中尸骨累累。红色皮肤的邪兽人在不知所措地来回乱窜，而他们的军官正对他们咆哮着下达命令，企图重新摆出阵形来击退入侵者。

黑暗神殿内，邪兽人的数量可能要十倍于伊利丹的部队，这些邪兽人由于邪能的扭曲，变得比普通兽人更加强壮和嗜血。但此时都已经无关紧要，伊利丹的部队横扫进这个庭院，像一个楔子打入了敌方混乱不堪的阵地，行云流水般的攻势，使得他们的利刃撕裂这些邪兽人的血肉异常简单。

伊利丹将利爪刺入一个邪兽人的胸膛，当他握紧拳头时，这个邪兽人的骨头发出碎裂的声响。紧接着，伊利丹将这个邪兽人的心脏硬生生地扯了出来，留下一个可怖的血窟窿。邪兽人咆哮着，仍奋力向前顶去，企图咬碎伊利丹的喉咙，直到死去还依旧保持着进攻的姿态。

伊利丹把尸体举过头顶，砸向一队冲过来的邪兽人防御者，把他们砸得东倒西歪，一个个全摔倒在地。紧接着，伊利丹跳到他们中间，拔出他的双刃左砍右杀，势不可挡。一时间，这些邪兽人身首异处，碎肢横飞，飞溅的鲜血浴满伊利丹的全身。他舔舐着嘴唇上的鲜血继续向前，所到之处，手起刀落，留下无数邪兽人的尸体。

垂死的邪兽人发出的惨叫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凯尔萨斯王子和瓦斯琪女士开始宣泄他们的咒语，魔法的轰鸣从天而降。伊利丹本打算亲自动手，但他还是打算保留一些力量来对付最终的对手——玛瑟里顿。

伊利丹内心中非常享受这种兵刃相交的快感，没有什么比手刃敌人更让他感到快慰。在他内心深处，他天性中被束缚着的邪恶的一面，正在通

过这种疯狂杀戮的方式大快朵颐。

邪兽人的抵抗非常顽强，但根本不是伊利丹和他仆从们的对手。娜迦们的体型更加庞大，也更加强壮。他们用蛇一般的身躯缠住敌人，活活把他们勒死。

血精灵则是魔法和剑术方面的大师，他们或许没有邪兽人那般强壮，但他们显然更加敏捷灵活。他们将忠诚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加重要，这使得他们不遗余力地保卫着自己的王子。

破碎者们抱着解放家园的决心而战，他们要从这些恶魔的手中将自己的家园解救出来。在破碎者们那渴望敌人鲜血的刀刃之下，垂死挣扎的邪兽人发出响彻云霄的哀嚎。但在嗜血的仇敌面前，他们只有死路一条。不一会儿的工夫，庭院就被清理干净，邪兽人被屠戮一空，通往黑暗神殿内层要塞和玛瑟里顿王座的大门已经敞开。

“我们胜利了，”阿卡玛大声喊道，“卡拉波神庙将会再次回归我们族人的怀抱。”

“神殿会归还给你的族人们，”伊利丹说，并将双刃归于刀鞘之中，“等到时机成熟时。”的确如此，一旦他的目的达成，肯定会把黑暗神殿归还给这些破碎者。

阿卡玛黏糊糊的双眼看着伊利丹，交叉起粗短的指头，忙不迭地点了点头，他需要作出一副深信不疑的表情。在被玛瑟里顿亵渎变成黑暗神殿之前，卡拉波神庙曾经是他的族人最为神圣的地方。伊利丹察觉出神殿对于破碎者们莫大的意义，如果有必要的话，利用这一点，可以像操纵提线木偶跳舞一样让破碎者们任他摆布。其实，并非是阿卡玛的期望毫无价值，只是伊利丹的目标要远比破碎者的心愿来得更加重要。他已经计划了太久，